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八九回 吞存款市儉味良 萎慈萱北堂棄養

且說章秋谷自從老太爺故後，雖然有些宦囊，卻也不多。歷年以來，章秋谷在外面揮金結客，慷慨非常，已經花費了許多。更兼這幾年之內，輕裘肥馬，訪柳評花，名妓傾心，良朋聚首，閱歷了無數的戰場酒陣，經過了許多的蕩蕩狂花，真是鹿錦纏頭，貂裘換酒，買笑則珍珠一斛，留歡則黃金百斤。雖然章秋谷是個慣家，不至於受了信人的迷惑，但這個嫖的一個字兒，憑你怎麼精明剝削的人，也是有出無人、有絀無盈的。秋谷在上海堂子裡頭混了幾年，卻也著實花掉了幾個錢，不知不覺的把這些有限的銀錢，漸漸的用得乾涸起來。幸而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性情豁達，不是那愛錢如命的人物，見家裡頭的錢給章秋谷用掉了一大半，心上也不狠著急，只說：「憑著自己這樣的一個兒子，將來一定不是池中之物，這幾個錢不過是身外的東西，何足掛齒？」章秋谷聽了太夫人這番說話，越發的把銀錢看得真個就如儻來的對象一般，隨意揮霍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剛剛只剩得其盛典鋪一萬五千銀子的股本、匯豐銀行的一萬三千銀子存款，統統合起來，不到三萬銀子。

這個其盛典鋪的管理人叫做徐齊甫，本來是個當舖裡頭的小伙計，卻是章秋谷的那位老太爺一手提拔出來的，先合了幾個股東，開設這個其盛典鋪，叫他在裡頭管帳。又在外面和他各處的掄揚，一時間傳說開去，就在別個典鋪的東家來請他去當經理。不上幾年，竟大大的得意起來。章秋谷的那位老太爺故後，他便不知怎樣移花接木的先吞沒了一筆存項。那個時候，章秋谷正在哀痛忙亂的時候，況且年紀還很輕，一時間那裡查察得出？只說這個徐齊甫古板誠實，是個靠得住的好人。那裡知道他外假忠誠，內懷鬼域，故意的放火把典鋪燒了，把別人家典的東西，揀貴重些的金玉珠寶，一古腦兒都暗暗的搬回家去。等到火息之後，查起帳目來，典鋪裡頭的六萬銀子，本錢一卷而光不算外，外面還欠一萬幾千銀子的虧空，這是要幾家股東拿出來的。那其餘的三家股東，都還當著徐齊甫是個好人。只有章秋谷心上早已明白，但是查不出他的什麼憑據，一時也無可如何，只暗暗的把自己疑惑的意思和那三個股東說了一遍。那三個股東聽了，大家甚是相信，便和秋谷商議，要稟了上海縣把他看押，追他的錢。秋谷道：「稟官提押的事情，雖然可以做得，但要他我們的錢拿出來，是沒有這件事情的了。只要這樣的一來，我們不至於再拿出錢去，也就罷了。」

章秋谷為著這件事情，倒一連鬧了半個月，方才弄得清楚。雖然沒有倒轉拿出錢來，這一萬五千銀子卻是丟到水裡頭去了，連響聲也沒有聽得一點。章秋谷回到自己家裡頭，卻不敢和太夫人說，只把幾句假話搪塞過去。只說已經收了一萬銀子回來，還有五千銀子立了一張期票，明年歸還。太夫人聽了，起先還不相信。章秋谷恐怕太夫人病中發急，只得假造了一張匯票和一張期票，給太夫人看了一看，方才放下心來，那病體就輕了好些。章秋谷的那位夫人卻悄悄的埋怨他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這般的好說話！白白的一萬五千銀子送了別人，這是什麼緣故？你常說天下的事情，不論什麼人、什麼事，總有法兒好想，只有窮人沒有銀錢和病人沉重要死的這兩件事情，卻是沒有法兒。如今這樣一個小小的徐齊甫，怎麼平空被他吞沒了一萬五千銀子，想不出一個處治他的法兒？難道就是這樣的罷了麼？」

秋谷道：「你們沒有見過這個人，那裡知道他的可惡？他憑你怎樣的和他生氣，要打他要告他，他只是和你軟纏，笑嘻嘻的滿口自認不是，抱怨自己不小心。你若是打他一頓，他只是一個不開口、不動手。你若是把他送到當官，他拼著看押起來，暫時不要出去。你若是要他賠錢，他又滿口說是應該賠的，可惜拿不出錢來。你想這樣的一個人，有什麼法兒處治他？最可恨的是那三個股東，都情願自認晦氣，這筆錢是不要的了，難道我一個人去追他的錢麼？況且就追也追不到的，又訪查不出他放火吞財的證據，還是落得裝個大方的好。」他夫人聽了章秋谷這番說話，嘿然半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一萬多銀子竟是白送給他的了？」秋谷道：「他雖然這樣瞞心昧己的弄了幾個錢，但是他那個後娶的老婆成天的在那裡和人弔膀子，拚命的倒貼；更兼他那幾個公郎，雖然一個個都目不識丁，卻倒是吃、著、嫖、賭件件俱全的。他這幾個錢，悖人的一定悖出，那裡會保守得住？真叫做人有千算，天有一算，我們何必再去和他計較？」他夫人聽了，也就不說什麼。

過了幾天，章秋谷見太夫人的病一天好似一天，心上好生歡喜。不想事機不巧，晦運忽臨。這一天，太夫人正坐在房中看了一回小說，覺得有些悶倦，便慢慢的起來試走。章秋谷和陳文仙一邊一個扶著。走得不多幾步，突然見個小丫鬟名叫彩菱的，手中拿著一封電報走進房來交給章秋谷。秋谷一眼看去，見封面上寫的「常熟電報」，心上先是一驚，遮掩不及。太夫人也早已看見，便吃驚道：「常熟電報是什麼事兒，快拆開來看！」秋谷雖然心中著急，卻又沒奈何，只得把電報拆了開來，把一張電碼遞在太夫人手內。暗想：「只要是沒有翻好的，我便好在裡頭做個手腳了。」一面想著，側著頭去看時，卻偏偏又是翻好的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正在這般時候，早聽得太夫人叫了一聲「阿呀」道：「不好了，我的小萱死了！」說著，便把手中的電報擲在地下，放聲大哭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小萱是什麼人？原來章秋谷在常熟城內本來還有一處住宅，如今太夫人為著秋谷在上海就館，心上分惦記，所以帶著他夫人一同到上海來住。

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一生就生了二男三女。長男就是秋谷的胞兄，也是文行俱優的人物，到了二一歲上，便得病死了。寡嫂史氏，是過門守節抱著木主成親的。第二個就是秋谷。第三個女兒就是秋谷的胞妹，乳名叫做小萱，已經出閣，嫁給無錫文氏。第四第五個女兒名叫小芙、小蕙，都已經字人，尚未出閣。太夫人自到上海之後，便把這位文姑奶奶接回家中，同著那位大少奶奶和四、五兩位小姐，一同看守住宅。起先，原說在上海住上半年三個月也就要回來的，誰知一住就住了差不多兩年光景。

這位文姑奶奶為著那位文姑爺出門去了，便安安心心的長住在娘家。也曾到上海來過兩次，住了一兩個月便又回去了。如今卻不知怎樣的，一時感冒，染了喉症，請錯了醫生，把極重的喉痧當作傷寒，只一貼藥便閉了喉管，焦熱上沖，不到兩天把好好的一個人送到閻王家去了。那位大少奶奶，起先只說不要緊的，知道太夫人在上海生病還沒有全愈，只恐驚了太夫人，不肯發信。到得病勢沉重起來，方才慌了手腳，要打電報去叫章秋谷時，那裡來得及！一霎時的工夫，病人已經氣絕。沒奈何，只得打個電報通知秋谷，剛剛被太夫人親手接著。章秋谷縱有通天手段，一時也施展不出來。

只說當下太夫人接了這個電報，偏偏這位文姑奶奶在三個女兒之中又是最鍾愛的一個，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秋谷站在旁邊，早已看見了那封電報上的字兒。章秋谷平日之間，本來最是篤於手足，一班女兄弟們和秋谷也都甚是相愛。看了這封電報，不由得心腸攪痛起來，一霎時淚如泉湧。卻又看著太夫人這般悲痛，自己不敢放聲大哭，只得勉勉強強的忍住了，倒反來勸慰太夫人，只說母親病後須要自己保養些兒。太夫人那裡肯聽，直哭得淚乾氣盡，力竭聲嘶，方才住了哭。倒在牀上，卻頓時舊病又發起來，那來勢比前更重，抖得渾身的骨節都「格格支支」一片聲的怪響。秋谷慌了手腳，連忙去請了醫生來，吃了一貼藥竟不退熱，索性的發狂譫語起來。秋谷衣不解帶的伏侍，一連這樣的五天，頭上的焦熱依然不退。一班醫生都說不出這是個什麼病兒，只葫蘆提定個脈案，開個藥方，那裡中用？只把一個章秋谷急得好象個掏了頭的蒼蠅一般，沒奔一頭處。

又過了幾天，太夫人的焦熱雖然退了，卻微微的有些氣喘上來。太夫人自知不起，便叫了兒女、媳婦都到牀前。原來這個時候，那位大少奶奶和四、五兩位小姐已經從常熟趕到上海侍疾，所以一家的人一古腦兒都在這裡。太夫人一個個看了一遍，歎了一口氣，先向章秋谷道：「你的為人狠有些兒氣骨，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。

這家裡的幾個錢，是我死之後料想保不住的了。憑著你這個人，也不愁掙不出這幾個錢來，我也沒有什麼放不下。我所不放心的，是你平日之間一味的恃才傲物，在外面結了無數的冤家，將來一定要受他們的陷害。你自今以後須要處處留心，不要這樣的眼高於頂，終久沒有什麼好處的。你們等我死後，一切發送都從省儉。服滿之後，快些給兩個妹子完了姻事，這是最要緊的事情。至

於你平日間專愛到堂子裡頭去混鬧，別人都說你不該這樣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的意思，無非是為著心上不得意，便故意到堂子裡頭去這般混鬧，借此發洩你的牢騷，所以我也從沒有說你一句。只要你把這個恃才傲物的性格改掉了，我就死了也瞑目的了。」

章秋谷聽了太夫人這番說話，那心胞裡面好似萬刃攢刺、萬箭激射的一般，那眼中的淚便像那峰頂飛泉、簷頭急溜，滔滔滾滾的直沖下來。卻又不好放聲哭出來，恐怕太夫人聽了心上更加難過，只得竭力忍住了連聲答應。太夫人把幾個媳婦和女兒都叫過來，都囑付了一番。又把陳文仙叫到牀前，對他說道：「別人家娶信人的，每每到後來總弄得一個有始無終，惹人笑話。你卻不比別的信人，一定沒有這些舉動。但願你和少奶奶妻妾和諧，早些生個兒子，也不枉你嫁人一場。」陳文仙淚流滿面的答應了。

一會兒靈風習習，瓶內的兩枝桂花發出一陣一陣的香來。太夫人覺得有些喘呃起來，便慨然說道：「一個人那一個能不死？不過遲早些罷了。你們也不必悲傷，我也沒有什麼罣礙。這個時候，一個心覺得空空洞洞的，只你們一班兒女，覺得還有些愛情牽惹，割捨不得。」說到這裡，不由得落下兩點淚來，微微的歎一口氣，驀然的合上雙眼，一言不發。秋谷等連忙叫時，已是喉間氣絕，臉上卻還帶著笑容。

正是：

蓼莪抱憾，心傷陟屺之詩；風木終天，血染思親之淚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下文交代。